

古今說部叢書

第八集  
五



閩小記卷上

機下周亮工機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聞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執鑾光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貲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歌勿輒。輒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喁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卽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閨人望遠。蕩子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驚失其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譽誣此貞禽矣。累負雌以遊。人呼曰。媿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徒矣。

魚鯀嬌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爲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眞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嫋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鯀嬌一種。大異魚鯀。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魚鯀嬌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受服。亦不忍宜日作莖花一綻。卽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歸。甫匀枕痕。人倦欲寐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

儻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羨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莖都艷。予偶得此種。驕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慶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禁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鬚。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攜之江南。環觀搖舌。

###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則又過之。文彩燦爛。不忝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卽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

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螯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衆頤耶。余熟以江水。叅以玉板。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蠅蠅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尙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蟹人索之。梅花片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叅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蟹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者。不知凡幾矣。爲之一嘆。

###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黝。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郡人多觴詠于此。側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

其鋒鏗鏘。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童禿者。潛生默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之。愚亦甚矣。

###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雒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跨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塔與亞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愚。以謂撰時揆日。畫基所向。鑿址所立。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于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繩。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石所累。蠶蠶封之。而公自爲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但記時日與所費工貲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尙復侈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視之漠然。與尋常輿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盡爲公祠。予甲子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今宦其地者。類使人揭碑。

郡人憚遠途。又索者多。乃別爲木本以應。泉州僞搨。不止銀錠淳化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蠶新話云。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又翼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雖搜剔太過。然六字亦竟可省。

###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

### 蝗苗

予爲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蝗苗者。予初意蝗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裏小蝗纍纍。細如蟻蝨。蓋閩人培水田種蝗。盜者洩水則蝗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

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蝗苗失蔬圃。異事的對。

### 橋梁

閩中橋梁最爲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畫。吳文中落筆卽倣而爲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于憩足者。兩簷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遊目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爲慨嘆。

### 閩茶

武夷劣崩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旣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浣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卽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剏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龍焙泉在城東鳳凰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變。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變。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聞茶。而甚黜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園茶在武變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武變產茶甚多。黃冠旣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枯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苦于追呼。盡研所種武變真茶九曲。遂濯灌矣。歛人閔汝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誚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汝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鷺。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詆譽汝水也。薛嘗言汝水假他味逼作蘭香。究使茶之

真味盡失。汶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嘗住劣崩。自爲煎焙。遂欲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况以蘭香室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澆灌甌盞之需。貢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非武夷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貿之。閩人以粗蠶臙瓶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 太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予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

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揭數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延邵呼製茶人爲碧堅。富沙陷後。碧堅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罐並駕。今年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夷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丘龍井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

### 閩酒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那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麴。郊坰兒女如蟻歸。則和米搗成。如彈丸大。重釀。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長至前合釀。入夏不壞。襄陵酒。名其麴。夜則飲露。晝復晒之。味嚴冽。縱量大者。飲不過五斤。

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又有蓮鬚酒。冬白老酒。家每沽人一壺。取灰沃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鹹有灰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卽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

閩人讀醅爲妹作去音

短白卽延平之水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資易。呼爲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至隔年出之則藏以小罐盛以竹筐運他處鬻之亦曰五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爲冠。味沈厚。蜜釀鯨金盤菊二種。亦出建州。

潭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九種蘭經春夏秋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延賓則九種次第而陳玉液瓊漿不足喻矣。

建酒俱以冬釀。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唯潭是臣所監麌種。值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烈之氣。雖炎暑入釀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醞。雪酒收雪水釀之。夏月飲之可銷暑。

潭善釀者三家。曰詹曰吳曰李。李葉青。蘇令酒。金酒。檀酒皆潭佳品。李葉青爲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味甘冽。故又名錦江沁液。

以酒釀酒曰雙夾樵。川人多製之。一名鄧春酒。色深紅。歲首用以酬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藏之。其色如墨。傾之則滿座幽香郁烈。如荔熟坐楓亭樹  
上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山棗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漳人傳其法。曰橘酒。飲有餘香。  
菉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葡萄則依西洋人製之。奉其教者。閩俗甚熾。取此酒以  
祀天主。名曰天酒。若薏苡則又帶黏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

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亦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蟹不秦郵。然種種咸備。使醢漬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  
釀糟無法。腥鹹相角。土人所珍。穀醬土苗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

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籠。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嫋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卽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覓善接者鋸木之半。去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卽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尙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箋。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穰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爲繞指柔。

樸荔

閩種荔枝龍眠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卽入貲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樹主與樸者。倩慣估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樸家囑少。

荔歇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圍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露。皮輒作濫鐵怪

石色或一間歲實卽歲實亦卽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齋前一樹方歇枝余顧其室曰荔歇作荔歇詩

### 國關以上無荔

閩國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卽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 石背

荔葉經冬不落有蟲如荔枝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閩則增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蟲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除禳無術雨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謹伺之勿飽鼠雀吏鑿壁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十倍多正佳更愈答愈不明至搖頭灑泣滿堂置矣

### 磚田

閩中壞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磚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磚田

蕪穢盡矣。予寒食發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烟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烟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溪人永樂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爲言者所劾而罷。

茱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闊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茱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爲予言連江鐵鬚隱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唧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瓦釜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唧小魚粘之于

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名爲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爲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瘧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汀西丘坑口。撥土一寸許。卽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爲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爲敵所破。當卽呪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革僭據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二事殊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爲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卽令暫規數枝。未爲不韻。

###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艷異常。予常謂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即不生。虎林一郡聞只三數株。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闡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盛傳閩中。俱那衛即俱那異。夾竹桃也。

###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幹。有卽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 水晶丸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肉肥核小。固足尙。蒂實作旃檀香。尤足異也。水晶丸較諸荔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卽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

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皆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法。以其火燔故名焦核。外人誤作焦葉。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人。于術不解林三教。于人不解番民。于酒不解碧霞。于海錯不解蠻。于菓不解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橫挿倒植。無不立生。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漳城纔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

龜

漳州孫孺理爲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蝸動。進止亦無少違合。只覺一體。尙非并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矣。

火浣布

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卽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罽也。

李騏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戊戌狀元李騏。俱福州長樂人。耳談謂馬母後適李復生騏。予常屬長樂令君呂素巖。詢其邑中前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且當時亦無增馬爲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載。類多不經如此。騏卽一母所生。方且爲母諱。何至以前夫之姓爲名。公然暴母之短耶。不辨明矣。

林太守春澤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疏諫南巡。遷員外郎。司藏失盜。謫官。後陞南刑部郎。出知松番免歸。公生于成化庚子。萬曆己卯。年百歲。有司

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豐饒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爲詩友。應亮則少谷之壻也。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公常與司農司空田中觀耘。鄉人立碑記之一時。以爲盛事。公百歲時。尙舉一女。後配雲南督學鄧公原岳。相傳公服松梅丸。故得大年。其法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餳。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大便常秘結。翁暮年生果井水不去口。終不泄瀉。他人服之。火盛慾熾。多得奇疾。蓋翁秉貞有異。非關服食也。

林太守元美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諡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楨。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庭粉。慶遠。守。庭懋。湖州司理。庭楨。子炫。通叅。庭機。子燾。大宗伯。煙。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尙書。而他蔭叙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建屋樑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瞽之。女曰。何罟。閩老尙書。不此中出耶。公異其語。召欲私之。

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盍書數字爲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是爲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公之後人有從予遊者。亦常以此語予。絳緞至今尙藏其家。誠異事也。

林宗伯

林小泉公庭。機子對山公。嬪俱爲大宗伯。晚年歸里。大宗伯與大司馬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值小宗伯至。拱立輿傍。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兒子于禮應侍立。下輿過矣。拉之升輿去。回視小宗伯。尙恭立久之。里人誇以爲美談。

莆田黃氏解元

閩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永樂十年戊子應天解元黃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譽。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黃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黃乾亨。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黃如金。正德五年庚午。

解元黃廷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黃繼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黃大觀。三十一年壬子解元黃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黃懋冲。其餘五魁之內。合厯科又不下二十人。

### 幼年科第

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年十四舉于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弘治辛丑進士。福州林庶吉士文桔。以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 土筭

予在閩。常食土筭凍。味甚鮮異。但聞其生於海濱。形類蚯蚓。終不識作何狀。後閱寧波誌。沙噀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可五六寸許。胖軟如水蟲。無首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臃腫去涎腥雜五辣煮之。爲上味。乃知余所食者。卽沙噀也。閩人誤呼爲筭云。予姻有肥而無骨者。予以沙噀呼之。衆初不解。後覩此咸爲置笑。沙噀性大寒。多飣能令人暴下。謝在杭作泥筭。樂清人呼爲沙蒜。

線蟲

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分枝別派高低遠近互達于釜其中往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予偶聞父老言歸視瓮中果得其一以手引之不驟斷試之水復蠕動若有知識者似亦射工沙蜮之類聞食之者多生癩瘕然余未見時不知誤食幾許矣又言經火卽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沒子

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能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間之名沒子江南人謂之莫平<sup>正</sup>聲京師卑濕處亦有之俗名金剛鑽相傳爲此蟲所刺愈爬搔則愈集癩愈甚但置之不見不聞則自去殊不然

閩小紀卷下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仙霞兜子

今入閩度仙霞者必乘竹兜子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踰嶺則知竹兜之制漢已有之矣今仕者乘轎古無是制轎字亦始見於此

大清明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小廢無敢大廢者。予庚寅仲秋過其地火焰山土壤皆正赤紙錢遍野雪如霞如作大清明曲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簾赤壤青松雪色紙鏞州獨作大清明一銀瓶山上長新塋蠻榼紛將橡栗盛敢向春風偏認小長眠人亦畏秋聲二骭體欲共鍊犁爭閱盡春秋鬼不盲莫嘆雲仍渾忘却舊墳強半小清明。

玉華洞

玉華洞在將樂之南去邑三里許予庚寅秋往游洞深約三四里洞中乳石所

結差具人物形而當時好事者又加之規削遂使人世所有無不畢具。最奇者鍾乳注爲傘形闊可四丈許圓好如人製簷作數重垂垂欲動又有垂而下仰望之甚巨漸番漸細如針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下復漸巨俗名之曰天平石此則天工成之非人力所能爲也洞中昏黑必秉炬而入歲久四壁皆煙煤行者捫掖而上掌皆黑黝閩人謂紫陽鍾武彝龜山鍾玉華彼武彝無論矣若鍾此幽晦詰曲而生其人殊可畏哉真誥稱句曲洞天虛宮之內皆有石階曲折門口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天之中謂是外之道路日月之光旣自不異草木水澤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洞壑必如是始堪置足若黑黝如阿鼻獄人亦何樂遊此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使人畏不敢入洞尾殊空闊日光透入遠視之如滿月實則兩巖互缺合望之圓如規然兩巖相去又甚遠日光所入既微而巖又深幽人驟從黑黝中來恍惚有所見如東方日時俗名之五更天實似之肅立其中氣如平旦洞中所有雖甚奇幻予皆不取惟洞口之聲洞尾之色寔自奇幻賴此起結差慰老眼耳洞中產石卽四方所傳礬

石鑿削已盡不能得佳者然卽佳亦只一面精瑩耳

### 馬蹄帖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池中。久之時出光怪櫬馬驚怖。發之卽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宋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今所傳者旣非宋遺。而莊摹者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少參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欲得莊刻之全。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莊少師名夏。登淳熙八年進士。有文名。

### 林僉憲

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纘家口咸匿船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船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

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攜之。時護蹕人至。踰踉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畱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澆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亟與文纘謀。覓善汎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汎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亟攜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廿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人謂湏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寓。以爲詢己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纘。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並所生時月。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寓中。攜歸鄉。文纘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官。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文纘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蹶。文纘與分宜爲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官。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

之所僅見者。廉介詳於郡志。公曾孫惠州太守崇孚面語予如此。

收香鳥

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劉績霏雪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株。益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翹翔其間。丹碧成文。鐵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遍體嫩綠。楚楚憐人。腹背之毳。則雜五色。嘴距皆赤。曲肖鸚鵡。但小僅如雀。尾輕而長。不似鸚鵡之重直耳。兒子皆以小鸚哥呼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越數日。死。死也。猶足高千首。掛弗釋。予悲以詩。有籠中閒綠猶虛掛。腋裏名香不更收之句。此鳥之大何止如指。重又何止幾株。權十分參之。重曰。二十四株爲兩抑。豈能移向金釵。絕無冠。安得似

鳳。乃知收香倒掛與桐花鳳自分兩種。坡仙之咏亦以桐花鳳形容。之後人緣此詞。遂訛爲一耳。然閉籠無幾。憾未試其收香也。

鷓鴣

閩山多鷄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須以意會也。望之如家雞質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有縮者無一越者。

九鯉湖鷗

鷗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鷗作粉紅色。嬌艷異常。清異錄載隋宦者劉繼銓獻芙蓉鷗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鯉湖之鷗正當以此嘉名錫之。

閩女

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煙鬢掩映。衆蘚爭芳。響屨一鳴。全莖振媚。予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盞也。繼在京師見唐人美人圖。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入畫。向者之評謬矣。

樹蘭

閩廣多樹蘭花。與珍珠蘭同。但彼草本。此木本耳。友人有謬謂卽古之木蘭者。然樹蘭圍皆寸許。陸龜蒙詩。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樹蘭之木可爲舟耶。徐君義言。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余謂木蘭卽今之玉蘭。余聞之蜀人言。蜀山中玉蘭高皆數十尺。圓皆數圍。花開時滿山如雪。龜蒙所咏似卽此也。珍珠蘭在吳越間得一本。真如珠樹。長泰南靖人家澗側。間皆是。

### 蜜瀆蘭

人言蘭花不可食。此爲珍珠蘭言耳。珍珠蘭雖非斷腸草。然食其根亦能傷人。蘭花則否。余常見建寧人家蜜瀆蘭花。冬月以之點茗。一花泛泛。鮮如初摘。正如湘女凌波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或曰蘭必蜜後始可食。

### 死有前定

延平嚴九岳第進士。授廣西南寧府推官。其地有九岳神祠。後歷部郎陞岳州太守。未任卒于途。松溪魏濬號蒼水。累官湖廣巡撫。途中見有蒼水神祠。未蒞。

任卒。閩縣林憲漢號古榕。第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東憇行臺見後軒扁古榕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死生異哉。林異卿談

### 金鳳傳

王永啓曰。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遇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啓視有抄書一帙。爲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亟往索歸。案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燉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壞牆。南部烟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諸王縱慾以亡其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予在閩。徐存永爲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廉幔亭氏所爲。幔亭名燉。燉之弟也。燉字興公。皆以文名。乃知近今撰託之書。不獨天祿外史爲然。傳之後世。誰復辨之耶。

### 江嶠臣

江嶠臣腕中有千鈞力。善刻玉章。吳中能玉章者。近推周爾森。但沙礮耳。其他

號能切玉者。亦皆僕爾森開其眉目。略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也。獨竊臣治玉章。始終用刀。易如割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常語予堅者易于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如腐。如公書薄惡。縹素輒膠纏筆端。不得縱送也。竊臣客死溫陵。黃相國家印譜數帙。其妾能寶藏之。春秋岳曰。江竊臣死。世無復有刻玉者矣。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 吳平子林公兆

莆田吳平子晉林公兆熊。皆以善印名。公兆游檣里久。先是歙人江竊臣。以此技鳴搆里。竊臣入閩。遂推公兆矣。平子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有宋比玉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後人競效之。至用其意於圖章。古無是也。平子從予游。見余所藏銅玉章。及古今名印譜。遂一洗其舊習。近在江南。頗有知之者。穆倩石公而外。林吳不多讓矣。程穆倩名璿。晉人。陶石公名碧。晉江人。

### 釀魚樽

唐皮日休以釀魚殼爲樽。澠峰鑿角內立外黃。謂之飼陵樽。釀殼閩人皆以爲

杓形既不倫。用之久久。始脫腥薰。不知日休何所取。登爲飲器。

### 虎蠣

閩中虎蠣。蠣之別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人家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北人異之。有鏤爲酒器者。通州如皋亦有此種。俗呼爲關公蠣。

### 海參

閩中海參。色獨白。類撐以竹簽。大如掌。與膠州遼海所出異。味亦澹劣。海上人復有以牛革僞爲之。以愚人者。不足尙也。濰縣一醫語予云。參益人沙立苦。參性若異。然皆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也。人以腎爲海。此種生北海鹹水中。色又黑。以滋腎水。求其類也。生于土者爲人參。生于水者爲海參。故海參以遼海產者爲良。人參像人。海參尤像男子。勢力不在參下。說亦近理。

### 西施舌

畫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蠣房能品。江瑤柱逸品。爾施舌以色勝。香勝當並昌國海棠。蠣房以豐姿勝。並牡丹。江瑤柱以冷逸勝。並

梅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蠣房其太真之乳乎。圓似雞頭。嫩滑欲過塞上酥。江瑤柱產灘江。瓣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蚌類。非不爭奇競美。以三君視之。特繪事之具品。羣芳之餘卉。姬妾之媵侍耳。不足觀也。

### 夜薰

閩中龍眼熟時。專有飛盜。緣枝接樹。躊捷如風。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薰。過于荔之石背。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夜薰一過。羣蠹競起矣。

### 德化磁

閩德化磁茶甌。式亦精好。類宣之瓊白。予初以瀉茗。黯然無色。責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謝君語予曰。以注景德甌。則嫩綠有加矣。試之良然。乃知德化窑器。不重於時者。不獨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賤也。相傳景德窑取土于徽之祁門。而濟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

### 錯認水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紙簫

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爲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黃玉。扣之鏗鏘。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劉公載。公載爲賦紙簫詩。雲間潘君仲亦能以紙製奕子。狀如演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皆奇技也。

德化磁簫

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根。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入李暮手。卽至大破。當不患磧然中裂矣。

命同

閩縣徐存永。常爲予言。其王父子瞻公諱。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

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卽興公。幔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又家姊丈文大士密縣人。與會城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惺與公爲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卽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哉。

蘇才翁八分書

宋蘇才翁書法妙于一時。而真蹟少見。才翁曾宦閩。鼓山勒才翁二字。八分書徑二尺。羅源縣白塔道旁石上。勒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尺餘。皆古勁有法。又鑿井于福州。與兄舜元齊名。

楓亭井水

興化楓亭。宋徐鐸狀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尙存樹下。有井亦公所

鑿井上橫亘一石梁。左汲水重。右汲水輕。此理之莫測者。然聞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湧二泉。相距步武東爲湯泉。西爲雪泉。東極熱。指不可觸。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造物之巧如此。不獨楓亭井水重輕也。

考亭

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尙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尙初官。朱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寔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

巍鼓

今之呼冒鼓曰鞶鼓。鞶音蠻。按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爲鞶工是也。閩會城南門外有冒鼓之地。曰蠻鼓。洋蠻當作鞶。非方言也。

### 土牛

會城迎春土牛必於閩忠懿王廟前乞土始成。曹能始有迎春詩。馬從太守分膠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 鳳尾蕉

閩中多鳳尾蕉。相傳植之庭中可避火災。蕉性宜鐵種者每埋鐵其下。何鏡山前輩詩云。欲比麒麟能食鐵。真同鳳凰不羣雞。公自注蕉影照日。其中梗虛空若無梗然亦奇聞也。

### 三蘇祠聯

長泰戴方伯煥。詞林宗工也。題三蘇祠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極爲妥貼。

### 仙門洞

九鯉禱夢。海內咸知。而不知去仙游縣西二十二里。有仙門洞亦九。何君所宅。兩崖壁立。可十許仞。屈折西上。有仙宮佛刹。循洞口並澗上。巨石夾深。凡爲瀑布者十數級。深窮地益。闢雞犬桑麻。別爲一區。可五里。得分水山。則屬晉江界矣。禱夢靈異。不減鯉湖。

### 雪峰

侯官雪峯之顛。有泉一坎。纔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關。古木二株。一爲真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爲閩王手植。樛而蔽地。所造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漱石卵。爆書我當再來。近皆荒廢。彊滾木毬。亦無存矣。

### 僧伽

福州城內外。凡巷口皆築小屋祀泗洲菩薩。人皆未曉其義。或有一二處求答祈籤。往往靈驗。予每問僧人。亦無知者。按神僧傳。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中國。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洲臨淮縣之地。建伽藍。掘得古香

積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中宗聞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穴出。非常芬馥。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烈。送至臨淮。起塔。中宗問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呪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餓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化于景龍四年庚戌。白纔十二歲。且白幼年未至江淮。何從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伽龍朔初入中國。至景龍四年將五十年。不知伽之壽若干。第神僧傳與白詩全不相符。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坐化。太白詩多  
仰歌必爲誤收。神僧傳歷紀年月當不謬也。李邕又爲僧伽作傳見本集。

木棉菴

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今有木棉舖。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此。土人云。夜深時有燐火照人。鬼恒作哭聲。豈似道厲魂猶未泯耶。

林文桔

侯官林文桔。永樂中年十四登進士。初主司擬會元。謂桔字少見。換洪英居首。然桔字見于書經。主司亦憒憒耳。

一榜三及第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安龔鑑。探花莆田林文。一科兩解元。同縣者永樂戊子福建解元楊慈。應天解元黃壽生。宣德壬子解元林同。順天解元宋維。俱莆田人。隆慶庚午福建解元林奇石。順天解元李廷機。俱晉江人。

七里三狀元

福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識。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宋乾

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嶮石橫山而行。齧地成溪。旣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爪花。是年蕭國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繼之。蕭居冲峰。鄭居龜嶺。黃居龍嶼。當時詩云。沖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海內所罕儻也。

### 鄉試二十六名

延平府南平縣雲蓋里吳氏。永樂乙酉科吳恭中鄉試第一。十六名。丁酉科吳寧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成化乙酉科吳珙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皆屬西年。亦異事也。恭珙俱第進士。

###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亦第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貳守吳興施可大。二子壽明浚明。先後中萬曆壬辰乙未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 據曹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史而置身青雲者。白况鍾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炬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楊文達洪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鄭鷺鷥

漳南鄭輅思觀察向與屠緯真未定交。萬曆癸卯緯真至閩。輅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爲司理。大舉詩社。初相見間。緯真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輅思。緯真曰。唐有鄭鷗鷥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座大笑。

珠娘

娘。福州呼婦人曰珠娘。其來舊矣。按任昉述異云。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

龜脚

閩中海錯名龜脚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爲石蛙。一名紫蘿。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蘿燁春流。卽此燁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曰。石蛙楊用修亦効江淹作石蛙賦云。燁流吐葉。應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脚附石而生。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

蕃薯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產金銀。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彝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蔓。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彝人雖蔓生。不嘗省。然怯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蓋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

矣。其蔓雖萎。剪挿種之下地。數日卽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卽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者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既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

### 長樂瓜荔

予性嗜瓜。入閩尤好剝荔。長樂多好瓜。而邑之勝畫尤多好荔。郭蓮峰常以瓜荔貽予。予笑謂蓮峰安得瓜甜于荔。荔大如瓜也。北方有文官果。如栗之乍乳而加嫩。似蓮之初目。而尤甘咀。則雪甜徧見。含則露釀廣長。加以房中心密。若規楊梅之通體橫陳。室內神清。如誚荔子之將膚都艷。相傳種自上方。偶亦流傳人世。誠山中之白雲。亦寰宇之介士也。余常有結伴同爲湖目冷。層納剝出蕙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萬一也。但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余笑謂友人。向欲望荔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荔子。吾事足矣。衆咸失笑。

仙霞嶺

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斂石路。行者便之。

曹能始

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爲工。不甚學盛唐。然其送西安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泰華峰陰日色寒。長樂宮中秦輦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大曆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尙非石倉極鏡。在杭學七子者。故獨髓心于此耳。

錢虞山云。能始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欽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選。西峰字說。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爲詩以清麗爲宗。程伯陽酷愛其送梅子庚。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于此。

洪都御史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檯。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微笑。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檯空櫃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閩郡風尚可知矣。

閩詩

虞山先生云。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礱沙盪。如出一手。謝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穀。風譜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百穀者爲多。在杭之後。降爲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陵彝。閩派從此日燬矣。

又云。鄧副使原岳。字汝高。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在杭推之。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弘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汝高爲之冠。所著有西樓全集十卷。汝高嘗

選明詩正聲。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後來庸靡之病歸咎于林子羽。蓋有見于此。

### 林初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乃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爲題。卽應聲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卽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謝在杭十餘歲時學爲詩。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卽爲題云。沙滿旃裘雪滿天。節旄零落海雲邊。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十九年。

林初文嘗在楊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以爲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

蛾眉篇。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楊子波濤一夜悲之句。

娘子橋

泉州洛陽橋之前。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有人入番舶。舶壞其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畫。因挿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珠纍纍。其人旣歸。遂得巨富。鄰初未知。後欲得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怪其誕妄。因給之曰。余女畏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卽嫁女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金雞

武彝接筭道士程應玄者。曾入金雞七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比履其所。甚宏邃。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閣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顱一二片。脛骨一二斤。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鶴骨頭與足各一。又有楠木剗一舟長丈餘。闊三尺。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金雞洞視下洞爲小。人不敢到。萬曆丁丑五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

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鼾睡香灰內。傍有銅磬覆地。富郎翻而視之。磬下一雞。遽展翼鼓扇。香灰昧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亟由籃縋下。半空籃掀。富郎墜入舟子懷中。無恙。後年九十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陳司馬又親見應玄紀其實。

### 嘉客紅

宋福清翁昭文先儒。亢從子也。圃中非時生荔支。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爲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 朱竹

初但求之楮願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紺爲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隣。僕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溟渤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亂擗桃花映客酡。斜批鶴項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巖下爛斑處。或是秋深柏葉多。

### 九龍灘

聞諸灘。惟汀之清流。九龍灘最號奇險。予嘗過之。作口號云。渴龍無數截中流。  
 一葉斜從石隙浮。解纜戒人咸莫語。齊編竹箬裹船頭。昧爽剗飯羣起操舟。  
不獨戒舟中人也。過峽時尤嚴。解纜時畏神知吾往。過峽時畏龍知吾能渡也。  
 吾能爲雪花翻滾浪聲。十八灘前九曲龍。估客到來齊減載。逆風駕起護波篷。  
翻水下借蓬力以上逆風揚帆期少刑牲載酒拜龍頭。安濟祠中箬亂  
 語實則灘勢急帆即怒觸不敵也。則無險弗濟也。長年輒以此自  
 求費盡土梢無限力。過龍便自賣清流。買閩舟者利得清流謂其濟險九  
比近殊有胃清流者過都將紓索換新櫻。曲曲防他八面風却笑長年堅似  
 地灘無辨過九龍敗矣。都將紓索換新櫻。曲曲防他八面風却笑長年堅似  
 鐵。甘心膜拜土梢公。閩人有紙船鐵梢公之謠。土梢公之謠。土梢公之謠。土梢  
 防護護一舟下返護第二舟。蓋咸精其業舟人入灘例倩最能者爲之。自姓又只數人。誓不傳之于外。故不易過云。

### 烈女高氏

福清士人翁登墀。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墀卒。女幼養於叔家。聞變將死之。以父母在遠來命不可死。越四年。父母來歸于翁。請死於墓。墀之父母以未立孤。

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於墀之卒日時縊死。

### 墨魚

墨魚一名算袋魚。一名烏鯧。一名海鰓鮪。閩人名之花枝。相傳一胥吏醉墮海。周身悉化爲異物。此其招文袋也。所垂白帶宛然。浮游海面。有物觸之。輒吐墨自覆。人反得因其墨而跡捕之。愚矣。用濕紙層層裹之。敲細稻稈火煨之。香熟可啖。

### 鱣魚

狀似墨魚。出日本火炙。燙而爲絲。味勝墨魚遠矣。

### 龍虱

龍虱。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飛墮。餘日絕無。食之除面上黴。黴赤氣。婦人貌美。能媚男子。

### 林清

三山林清者。諭德誌之祖也。避元不仕。置姓名隱居山寺。太守一日入寺。中見

清儀表不羣。問曰：能詩乎？曰：能。卽以八音爲題。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挂懷。石田茅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旣修裁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驚異。因與往來無間。一夕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歎息。守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明日再往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 林子羽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食叨陪近上方。五雲深處列鵠行。經綸樹績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寧日。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九卒。子羽終身不娶。按鴻爲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卽爲郎時作。而朱氏年方十九。豈其繼室耶。

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色詩。名動京師。旣歸家。從者如雲。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往見之。鴻不出。使弟子周立往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爲詩耳。因

出所作二玄牘。之至雲邊路。遙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曰此吾家詩也。因白鴻出見之。定交而去。

### 林廷綱

林廷綱。洪武初。承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寵遇日隆。嘗侍游江間殿。太祖首唱詩二句曰。江間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公承旨足成之曰。雉扇曉開紅日近。龍衣春濕綵雲低。旌旗影裏繡貅息。斧鉞門前騏驥嘶。簪筆時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間曰。浩蕩乾坤一釣圖。絲綸終日倚菰蒲。桃花浪暖魚堪膾。桑柘春深酒可酣。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湖真與世情疎。熊羆不入君玉兆。四海於今誦帝謨。後賜名恒忠。

### 閩貧生

閩有貧生客京師。餓寒濱死。然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因以兩幅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云。誰家老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跡到。祇應啼鳥隔花聞。其二云。小橋流水漾晴沙。策杖歸來日未斜。昨夜東風

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煙霞。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湧起。人爭羅致。因而饒裕。

永福鬼詩

侯官唐瀆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一鬼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沈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鳥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髑髏戴土生春草。旣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日瀆候之。果有戴笠濟者。瀆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至夜一鬼復語曰。今日鐵帽生。乃爲唐參政所救。奈何唐聞大喜。遂請道士作章度鬼。越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來謝。後果官至參政。

林蘊

林蘊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寐。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卽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林公俊。有族父康。爲廉州太守。見素以詩寄之。曰。破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祇令珠去勿珠還。蓋用前事也。

鄭善夫

鄭善夫嘗雪中游天台。美髯白皙。毛褐筍輿。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爲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者。閒來湖海游。雲端尋雁蕩。雪裏過台州。白業藏賢達。浮槎近斗牛。豐干謾饒舌。太守是閻丘。

張司馬

閩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乩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雨暗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於朝命。遂出破賊。後果爲趙文華所譖棄市。

林氏

林氏福建人。有晚春詩云。拋却銀針到小庭。遺情無奈獨傷情。高低別院鞦韆影。遠近人家笑語聲。黃鳥曉寒藏翠柳。綠苔春盡點紅英。一年好景仍辜負。堪

嘆嫦娥老此生。

林世璧

嘉靖間閩龔大司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壻林世璧同游鼓山。風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遠巡遙讓。林時已醉。奮筆題詩。略不停思。文藻橫逸。公及諸客讀之。至眼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之句。擊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復題。林詩至今尚在壁間。寺僧寶惜墨色如新。最後徐孝廉惟和讀之。有詩云。閒尋老衲叩禪堂。墨跡淋漓滿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兩茫茫。蓋引林語也。

黃讓

黃讓者。粵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爲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責贖。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討賊。二子啓愚啓魯死之。讓出奇計。斬首二百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旣滅。推其功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之詩云。三尺兒童事未

諳饑來彊扯我欄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爹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青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近日厨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籮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鄭之詩固有本矣。

宗子相

廣陵宗子相爲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僚屬生儒赴弔。於靈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臥龍。龍江夜夜採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遲爾崆峒第一峰。又一謫人間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舉鞭。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廻。獨留明月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謝祖

謝祖字繩夫。長樂之江田人。名家子。嗜酒落魄。歲暮有所逋負。縣令韓公紹繫之。從獄中上詩二首。韓大驚釋而禮焉。詩曰。陳情淚血叩蒼天。事去人非四十。年祖父乞骸沾帝祿。兒孫落魄負官錢。身長寄食丁猶歛。田已飛沙賦未蠲。安得于公開活路。此心一寸是龍泉。又長夜漫漫夢不成。譙樓禁鼓已三聲。星河

暗透西窓穴。鈴柝寒生北斗城。短褐不堪深淺雪。單衾難度短長更。何年早了公門賦。一把鋤犁一卷經。

鄭堂

閩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瑣之子。爲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歛而目不瞑。堂自贊能祝之。卽高吟曰。夫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來鬢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着蘆花。吟訖而瞑。守厚禮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衝其前導。守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卽書數苦字。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卽足成之。曰。苦苦苦苦苦。天上皇晏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

董槐

閩董槐者。萬曆間人也。能文彊記。十七而沒。父母傷之甚。槐遂形見能爲母護湯藥。他人間亦見之。後塗於里之龍山。墓樹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爲字。皆

成詩句。未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轉千嬌鳥可憐。擷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自年年。又云壠頭流水樹頭鶯。斷續聲低月又明。誰道泉局無曉日。陽臺無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擬裁衣服。躍冶何曾入夢思。螢亂夜空猿鳥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如此甚多後三年。嶺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轉華菴簣仙詩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簣仙詩一幅云。綠雲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雲自無心鶴自還。字體龍蛇飛動不類人工。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曰海扇。

陳幼孺

閩縣陳幼孺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大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臺書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衫

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情到底疎。失路鯁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慚時楊叔向。大案駐節延津聞其詩厚歎之結爲莫逆。

徐惟和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閩縣徐惟和北上過而眷之。越數夕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翌歲下第復過竟諧纏繆。徐作詩云。匆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楓枝猶記當年曲。荳蔻難消此夜情。搗盡玄霜三萬杵。夢中還見舊雲英。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詢之則月仙死矣。謝在杭記

謝在杭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疥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拜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

馬逸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繩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也。重名清望遍華轡。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

閩中藏書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暹。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大史公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矣。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參知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蒐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

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鬟髻

婦人戴鬟髻天下同然獨福州興化旣嫁仍如未嫁處子絕不戴鬟髻有則亦爲簪首飾之具見舅姑之後卽藏去矣。

聞小紀卷下終